

受傷的「歐拉伯」－從查理事件看法國多元文化的立場衝突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國家積極從土耳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穆斯林國家輸入外籍勞工以滿足重建所需。然而，移民進來的穆斯林並未在久居歐洲、落地生根後喪失自己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反之，他們穩固地保守宗教傳統精神，加上較高的生育率、要求與之通婚的歐洲男女皈依伊斯蘭教的結婚條件，反而使歐洲「伊斯蘭化」了-「歐拉伯」(Eurabia)¹現象因而形成。穆斯林在歐洲勢力的壯大令歐洲國家對於政治與文化發展都感到不安。其中，法國是歐洲伊斯蘭人口最多的國家，於歐洲現有伊斯蘭人口 2100 萬人中約佔有 470 萬人。

隨著歐拉伯現象漸漸浮出檯面，數量漸增的穆斯林人口並未實質提升歐洲穆斯林處境，人們對穆斯林的反感卻日漸濃烈。彼此的摩擦使顧慮與隔閡日益加深，雙方衝突因而層出不窮。其中一成為法國歐拉伯現象分水嶺的 2015 年 1 月 7 日爆發之「查理周刊總部槍擊事件」事件，即以關閉時常刊載揶揄、諷刺先知穆罕默德與現代穆斯林領袖內容的媒體機構《查理周刊》為動機，造成 12 人死亡 11 人受傷。本文欲從「歐拉伯」現象視角出發，透過查理事件的分析以討論法國作為一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與困境，進而探討：歐拉伯現象下的法國環境何以使法國作為一「不健康」甚至「受傷」的歐拉伯國家？查理事件中受槍彈襲擊的是法國人，但在一歐拉伯共同體的法國，真正「受傷」的是誰？－查理事件後法國人與法國穆斯林之觀點趨勢為何？事件發生後人民喊著「我是查理，我們是查理」的口號，他們所認知的查理是誰？－「查理」背後是否有著更深的意涵？筆者欲透過了解大環境的背景，再由查理事件的發生、引起的反應，作為分析與探討的依據，並討論多元文化均衡發展的理想法國的困境，希望能更聚焦並看清楚法國的「傷口」。

二、歐拉伯現象下的法國

（一）法國對穆斯林的政策之影響－以「禁紗令」為例

近年法國推行的「世俗化」（即除去宗教色彩以現代化生活為目標）政策，於食衣住行、教育等多重面向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穆斯林移民的生活。²

¹「歐拉伯」一詞源自於 1973 年的一本法國時事評論雜誌《Eurobia Newsletter》，數年後被廣泛定義為歐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蘭化，並衍生出「伊斯蘭教威脅論」，成為研究現代歐洲政治的重要概念。國際中心，〈40 年前就有「歐拉伯」！歐洲驚恐誰是下一個「查理」〉，引自〔ETtoday 東森新聞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110/449249.htm#ixzz3v4SVes34>

² 法國「世俗化政策」，出發點來自政教分離的國家發展走向，於 1905 年提出，但原以除去宗教色彩幫助多元族群的立意卻漸漸受不同立場扭曲而有了不友善的結果。東吳大學政治系吳志中副教授於其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專論第 02 號發表之〈巴黎 2015 年 1 月恐怖

以極具爭議之法國禁紗令為例，³2011 年 4 月 11 日法國成為全球首先禁止於公共場合穿戴面紗及面罩等能遮蔽面部之服飾的國家，違法者將處以罰款 150 歐元並接受訓誡輔導。儘管該法條說明適用所有法國公民，但首當其衝的還是穆斯林，尤其穆斯林女性。法國官方表示，此禁令為促進多元社會發展之必要，此政策亦被視為對婦女權益的尊重、國家安全的保障。⁴然而，對身處法國的穆斯林來說，儘管因面紗令的實施被處以罰款者不多，此禁令並未對法國穆斯林造成金錢罰款上的壓迫，而是精神上的。面紗禁令的規定如同直接且官方的宣判配戴面紗者之弱勢，冠以其違反法規罪名，給他者更多指指點點的理由。法國穆斯林也因此遭受更多歧視的眼光，甚至更多的穆斯林婦女成為攻擊穆斯林事件中受害的對象。然而，倘若面紗下的臉孔真使法國人無法確認其身分而使公共保安問題出現困難，是否表示法國人已先入為主的有穆斯林為潛在危險分子的觀念，認為危害社會國家安全的恐怖份子多由這些蒙起臉部的人而來？政策的制定是否真需做到如此決斷完全禁止，而不選擇折衷，例如：配戴面紗者於特殊情況須配合臨檢將面紗摘除表示身分？此禁令使面紗下的臉孔憂傷而憤怒，如何今日「國家法律」宣稱的身分認同與幫助多元社會的族群「生活在一起」需使他們放棄原有生活習慣、「宗教法律」上的身分認同，去換一個不歧視的眼光？法國穆斯林感到自身並未與法國人享受同等自由尊重，也未被真正的視為法國的一份子。

（二）法國人的「歐拉伯恐懼」

究竟，法國人面對穆斯林人口的逐漸增加，是持有怎樣的想像，使其以不友善政策與歧視之眼光，試圖推動世俗化政策，以「修正」、「調整」法國穆斯林習慣傳統來達成一偏向法國式生活的「融合」，而非營造一能使保有各自完整文化元素，成為一文化沙拉盤或文化大熔爐式的「歐拉伯」生活？⁵

法國與伊斯蘭移民最大的差異與無法跨越的癥結點即是信仰，以基督信仰為主的法國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於價值觀、生活習慣、思考模式都有著極大的差異。尤其穆斯林的團結與強烈宗教認同感，使得他們駐居法國已久卻仍保有濃

攻擊事件對法國之影響)有詳盡之分析。吳志中，〈巴黎 2015 年 1 月恐怖攻擊事件對法國之影響〉，轉引自〔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http://www.afr.org.tw/index.php?lang=tw>

³ 田思怡，〈法國禁戴全臉面紗 穆斯林反彈〉，《聯合報》，2011 年 4 月 11 日。

⁴ 2010 年通過「面紗禁令」，曾有一匿名女性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控訴此禁令破壞宗教自由而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然而，歐洲人權法院法官仍裁決尊重法國政府以多元民族融入「生活在一起」的特定概念為「正當目的」，使法國於 2011 年以來實施之面紗禁令多了超國家的政治力量背書。若安，〈伊斯蘭恐懼症作祟？歐洲人權法院支持法國面紗禁令〉，轉引自〔地球圖輯隊〕<http://world.yam.com/post.php?id=2135>

⁵ 「文化沙拉盤」(或稱文化沙拉碗)與「文化大熔爐」皆為多元文化主義實踐於社會的方式，但二者之中仍有些微差距。在文化沙拉盤的多元社會中仍可清楚辨析各組成文化之成分，如同沙拉拼盤中可清楚認知玉米、葡萄乾等成分，強調多元文化社會組成的相異之處；文化大熔爐則為各組成文化融合成新的共同文化，如同將組成投入一熔爐，將一同被熔鑄成一個樣態的液體，並未以何組成為首，而是找到一新出路，強調多元文化社會組成的相同之點。姜飛，〈美國文化寓言：從大熔爐、沙拉碗到鐵錦〉，《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 年 11 月 18 日。

厚宗教文化氣息，他們未被歐化，身分認同亦未曾被淡化，相反地，藉由與法國人通婚其伴侶需皈依真主等傳統，是法國人被伊斯蘭化了。再者，現代法國人生育率的下降、伊斯蘭人口較高的生育比率，使得穆斯林人數與日俱增。「歐拉伯」中「拉伯」比例上的提高，不禁給了維護「歐」的法國人產生將來可能「被穆斯林統治」、施行「伊斯蘭化政策」、生活充滿「更多伊斯蘭元素」的想像，這對他們來說儼然是場夢魘，⁶且隨著其他西歐國家亦面臨同樣歐拉伯化的定型趨勢，這個意象似乎不只是對法國人來說揮之不去的夢魘，更接近漸漸侵逼的真實。由此畏懼的心理，法國人普遍擁有比起「平等融合的社會」更希望歐拉伯「歐」的成分能越多越好的想法，但如此卻也促使「拉伯」精神更加團結強大—當長期處於被歧視的立場遭受不友善的待遇，被壓迫的抵抗與反擊的意念亦將逐漸萌芽。「歐」與「拉伯」不再健康相輔相成的長為一體，法國表面呼喊融合的口號，心中想的是分離，彼此能分得越明顯越好，或者穆斯林能被歐化也好。當兩個各自茁壯的力量長於一體，儘管部分中立者希望平等與自由，現實環境中仍能看見一方壓迫另一方的自由，而激進派者開始策畫反擊。兩者衝突摩擦，使歐拉伯下的法國「受傷」了。血洗事件的法國，「歐」與「拉伯」都疼痛，因為兩方對彼此再反感，仍屬同一個法國，仍是一個共同體的「歐拉伯」。

二、誰是「查理」？-查理周刊事件後的法國

(一) 查理事件的發生

2015 年 1 月 7 日清早，兩名身穿「聖戰」服裝的蒙面槍手闖入《查理周刊》選題會議，朝總編輯沙博尼耶開了數槍後隨即襲擊屋內其他男性，死者共 12 人，其中包括 4 位漫畫家，另有 20 人受傷。事後警方查明此二槍手賽義德·寇瓦奇(Sayid Kouachi)和謝里夫·寇瓦奇(Cherif Kouachi)為親兄弟，受法國教育長大，但皆曾參與激進伊斯蘭基地組織行動，⁷並 2014 年從敘利亞返回法國。槍手動機明確，發動襲擊前大喊「真主至大」，他們以消滅時常以漫畫形式揶揄嘲諷伊斯蘭領袖為刊物內容的《查理周刊》⁸為攻擊目的，並守著褻瀆真主者必亡的信念。

⁶ 何偉業，〈穆斯林面紗的爭議〉，《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006 年 6 月，頁 92-102

⁷ 張倫，〈特稿：從巴黎槍擊血案談法國的自由文化〉，轉引自〔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

⁸ 「查理週刊」被定位成左派媒體，但不論右派左派皆可能為其抨擊對象。2006 年 2 月週報封面上的伊斯蘭教先知啜泣：「我怎麼那麼命苦，被一堆笨蛋愛得要死。」2006 年 3 月與其他國際媒體共同發表「12 人反新極權主義宣言」，認為伊斯蘭主義如過去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將對民主政治造成危害。2011 年，總編輯沙博尼耶出版了一期諷刺性的專刊，宣稱該刊由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擔任客座編輯，封面上的漫畫穆罕默德揶揄讀者，「如果不大笑，將被鞭答一百次」。Lilou，〈恐怖分子為何血洗法國《查理周刊》？由一則丹

事件發生後，法國總統歐蘭德 (François Hollande) 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這指的是兩方面，一是政教分離的宗教自由，二是法國一向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⁹

(二) 誰是法國人的「查理」？－法國人的反應與立場

查理事件的發生很快轟動國際，儘管仍有輿論譴責查理周刊因不聽勸阻的辛辣風格而玩火自焚，輿論的主流偏向認定此行動為恐怖攻擊，舉起反恐的旗幟，強調因言論而遭遇殺害是 18 世紀以來的法國不曾發生的事。¹⁰ 法國人民更是團結的守護共和國傳統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當晚，法國各地首先發起申援查理的運動，捍衛言論自由的怒火亦快速地從法國共和廣場燃燒到了網路，到了全世界。民眾走上街頭，舉著「我是查理」的牌子，臉書換上一片「Je Suis Charlie」的頭貼，¹¹ 然而，這些千千萬萬個查理，卻不全然看過《查理周刊》。事實上，《查理周刊》已非主流媒體，事件爆發前閱讀人數節節下滑並多次面臨破產危機。然而，這份原本在巴黎漸漸被遺忘的刊物，卻在此事件的下一期，銷售刊數大幅提升，由原本 6 萬冊提升至 100 萬冊。「查理」是誰？這些口號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的人們，都知道誰是「查理」嗎？他們所認知的「我們」又是誰？

面對查理事件，法國人呈現了一股法國式的「團結」。Julien Queleennec 在其文〈誰是查理？再思查理事件後的集體狂熱與言論自由〉中寫道：

那些肯定比其他人還「知道」的人跟我們說了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是針對「言論自由」的「極端野蠻」行為，並要求國家團結和以信心保護共和國。後來，一個共識在政治世界（和媒體）內出現：在這個悲劇事件前，總統的態度一直是模範。而各政黨別無選擇，只能去適應總統所展現的「全國團結」修辭。所謂的「人民」成為一個統一的聲音在街上大喊：「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誰還敢反對這種大規模的共同體與自由的「法國精神」？

雖然我一開始也被災難性事件引發的情感所影響，但「震憾」的官方反應，立即讓我想起了「大災難」的由來。再次，有用的「野蠻人」身影被召喚，以重新印證法蘭西共和國的「文明的」本質。我們被告知，必須將其解釋為對普遍「言論自由」的攻擊，所以也是對抗所謂的「西方價值」。共和

麥諷刺漫畫談起》，轉引自〔關鍵評論網〕，<http://www.thenewslens.com/>

⁹ 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周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轉引自〔巷仔口社會學〕，<http://twstreetcorner.org/2015/01/11/chenyichun/>

¹⁰ Ravi Somaiya，〈《查理周刊》主編：為挑釁而生，為挑釁而死〉，轉引自〔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world/20150108/c08editor/zh-hant/>

¹¹ Je Suis Charlie，法文中代表「我是查理」。

國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必須由它的人民守護，無論它和它的機構是否成為直接攻擊的目標。¹²

法國一向自我定位也被定位為自由的國度，人民被冠上「自由人」、「文明人」的身分，因此，也被定位成自由與文明的守護者。然而，所謂自由與文明中是否對「言論自由」的捍衛高過「宗教自由」？當《查理周刊》能以醜陋姿態描繪伊斯蘭教徒心中的聖者、先知，卻仍被視為文明的一環，慘案後人人聲援認為其為自由之筆，自由之筆下書寫的是否為歐拉伯化的法國「西方價值」高於「伊斯蘭文化」的證據？資深媒體人陳文茜於查理事件後曾於其撰文〈巴黎，沒有香頌〉中寫道：「事實上不快樂的法國，移民地位愈來愈低落的法國，經濟愈來愈糟糕的法國，找不到結構性改革能量的法國；經此事件後，未必更信仰「自由」；憤怒的法國可能更向「右」轉，反移民的極右「純法國」勢力更加崛起。」¹³筆者認為，當法國人民共同喊出「我們都是查理」的那一刻，並非單純的宣示對於自由與文明的守護，而是一種更集中更團結的宣示。在面臨伊斯蘭勢力突襲的全面戒備中，法國人下意識地公開宣布了自己的選擇，他們選擇歐拉伯的「歐」，選擇了代表法國的、文明的「歐」，無論這些聲援「查理」的「查理」是否為周刊讀者，他們都認識「查理」，因為歐拉伯的「歐」就是法國人的查理，是對立於伊斯蘭「法國精神」團結的共和體。

三、歐拉伯化現象的分水嶺－從查理事件探討法國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困境

儘管將法國定義為多元文化社會，然法國的多元更偏向二元，主要文化為法國文化與法國穆斯林伊斯蘭的文化，是「歐」與「拉伯」的結合或更準確的來說，是二者的分立。而原本混沌不明但仍為一體的歐拉伯法國，在查理事件後法國人等同團結地宣示了自己代表的「歐」的身分，為「查理」，因此查理事件可以視為法國在歐拉伯現象下法國文化立場與法國穆斯林文化立場衝突的分水嶺，凸顯了法國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發展的困境。簡而言之，是查理事件真正的將「歐」與「拉伯」從「歐拉伯」中拆開，明白表示了兩邊的差異甚至對立。然而穆斯林是否也能聲稱其為「查理」，勇敢的、融入社會主流聲音的說「他們」也是查理呢？如果他們說他們也是查理，那又代表了什麼？能夠對他們的處境有實質的提升嗎？也許他們不能明確表明，因為「查理」於最初畢竟是以汙穢方式褻瀆穆斯林心中神聖至上真主與先知的週刊，他們倘若認同自己是查理，查理對他們來說的意義將於一定程度地使他們面臨陷入信仰與國家認同的拉扯的矛盾情結。倘若他們能夠認同自己是查理，這個查理是以言論權利自由之筆為名，那口中說的筆下寫的對於他們根的歧視與偏見，他們又該作何感想、情何以堪？由此看來，查理

¹² Julien Queleenec, 〈誰是查理？再思查理事件後的集體狂熱與言論自由〉，轉引自〔苦勞網〕，<http://www.cooloud.org.tw/node/81723>

¹³ 陳文茜, 〈巴黎，沒有香頌〉，轉引自〔文茜小妹大〕，<http://www.cn-hengsheng.com/%E6%96%87%E8%8C%9C%E5%B0%8F%E5%A6%B9%E5%A4%A7/>

似乎並未真能單純的代表對立於暴力的和平理性，而不去涉及信仰與族群的差異嗎。因此對於這些問題，筆者認為答案是呼之欲出的。「查理」代表的傷口是「我們都是查理」的法國人與不能自由喊出此口號而默默被排除在外的法國穆斯林中間情感拉扯與撕裂的傷口。傷口中有舊的撕裂、有新鮮的血，查理事件宣告了隱隱作痛的陳年傷口正式破碎，歐拉伯化的法國仍然需要治療，傷口沒有隨著時代或法國世俗化的政策而使雙方精神縫合重生，反是持續存在著，法國人與法國穆斯林都受傷了。查理事件在歐拉伯化的法國發展中無疑成為一道分水嶺，而這些口號的意義更顯示了重要的問題：法國穆斯林到底應該要有怎樣的身分認同去面對法國公開團結的聲口？筆者認為，彼此如何認同彼此或能夠不再明顯區隔你我，是傷口最需要獲得的解藥。

然而，和平解藥的出現似乎遙遙無期。法國穆斯林長期處於弱勢一方，漸漸凝聚成一股反擊勢力。穆斯林絕不能與恐怖主義畫上等號，但仍有許多邊緣激進分子選擇投入聖戰，而且以年輕族群居多。不幸卻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法國不友善甚至抱持敵意的環境，成為了極端主義與聖戰士的溫床，許多年輕穆斯林選擇投靠激進組織為自己的信仰與理念尋找新的出路，投入了更多衝突以及戰爭。血流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宗教與自由、歷史的現代的傷口被翻開、絞痛著。另一方面，多數主張和平的穆斯林也因此受累形成惡性循環。當他們努力想要打破外界對穆斯林的成見並且抵抗分化，試圖融入法國不再以衝突為分界只盼穩定安好的生活時，卻有更多的事件在消融著他們的努力。法國人與法國穆斯林無法在新時代必然需要面對的多元文化社會課題取得良好的平衡，比起文化交流與尊重，更多的是因為文化差異產生的衝突與日益檯面化的仇恨。「歐」與「拉伯」二元分立的法國存有著一定的隔閡，隔閡面臨極限值，一旦衝界線，必定再度發生衝突。如此，多元文化和睦發展、互相尊重的榮景於歐拉伯的法國仍為一遙遠的理想，或者它從未真正進入雙方對「美好」的想像。

五、結論

查理事件中受槍彈襲擊流血受傷甚至死亡的是法國人，然而受傷的卻不只是法國人，法國穆斯林也受傷了，他們被立場的糾結壓迫，受到更多敵意的眼光，而多數的他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還能怎麼做。理性的聲音占多數，但一次激烈的立場與行動造成的影響卻遠遠大於維持平衡的力量。代表西方價值思想、西方認定之文明與現代化的「歐」和被排除在歐之外、象徵伊斯蘭精神的「拉伯」在這應共同成長生活的法國身體拉扯，由查理事件讓這層關係檯面化，而且意識是愈加強烈。此外，事件發生後各界也惶恐地揣測著誰會是下一個「查理」—下一個因為歐拉伯文化衝突而造成流血恐怖事件的目標？也在人們還未從查理事件的震撼完全走出的年度，下一個「查理」，下一次的恐怖攻擊出現了一—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攻。¹⁴

¹⁴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當地晚間分別於巴塔克蘭劇院、法蘭西體育場等一般民眾時常聚集之

巴黎恐怖攻擊引起法國與世界更大的震撼與恐慌，伊斯蘭國承認其為恐攻發動者，¹⁵並公開威嚇法國巴黎為通姦與暴力之都，只要法國繼續身處在十字軍行動的第一線，辱罵先知並持續對伊斯蘭的戰爭，死亡的味道就不會離開法國人的鼻子。從查理事件到巴黎恐攻，我們可以看出「查理」已不再只是一辱罵毀謗伊斯蘭信仰真主與先知的特定組織，查理成為了不特定的人，不特定但是代表法國文化擁有法國思想的人，查理成為整個法國，如同他們所宣示，成了自己與法國未來的預言。於此，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潘華生亦在中國時報撰文提出：「原本就已經極為嚴峻的宗教對峙很可能進一步惡化，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立國之道就會受到根本衝擊，足以令社群邁向公開撕裂。倘若社會分裂，若再加上中東的聖戰青年大舉返鄉，未來或進而走向內戰邊緣。」¹⁶團結的法國精神與歐拉伯恐懼為造成衝突的重要因子，他們都是查理、歐拉伯的歐，以及下一個查理—下一個被攻擊、流血的目標。然而，什麼時候能不再有下一個「查理」？「歐」與「拉伯」能不再明中暗中期待脫離彼此，選擇和睦共存，使傷口能夠痊癒完好成一安和且均衡發展的多元文化社會？筆者對未來並不抱持太過樂觀的想像，畢竟「查理」已成為一種認定。當有一群人堅定「我們都是查理」，另外一群人便會因此孤單的受傷的被排除在外，久而久之，那群人似乎凝聚產生一股更堅定的意念—「我們絕對不會是查理，我們不是查理」，而接續的是下一次與再下次無止境繼續受傷的未來。



參考資料：

場所，發生連續恐怖攻擊事件。多人傷亡，舉國哀悼，是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巴黎遭法國恐攻背後你該知道的事-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1175019-1.aspx>

¹⁵ 伊斯蘭國透過官方推特公開承認其為恐攻發動者，中時電子報內容附有伊斯蘭國原文聲明之截圖。巴黎恐攻 IS 發聲明承認犯案-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14004216-260401>

¹⁶ 潘華生，〈法國宗教政策 極端主義溫床〉，轉引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17000467-260109>

- 1.羅愛玲，〈存在與衝突-試論穆斯林移民對歐洲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世界民族》，第8卷，第03期，2009年6月，頁62-71。
- 2.吳磊，〈「伊斯蘭化」爭議下的法國穆斯林研究〉，雲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4月。
- 3.何偉業，〈穆斯林面紗的爭議〉，《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006年6月，頁92-102
- 4.馬克赫克著，王藝璇譯，〈「聖戰」：法國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報告》，第02期，2015年6月。
- 5.田思怡，〈法國禁戴全臉面紗 穆斯林反彈〉，《聯合報》，2011年4月11日。
- 6.姜飛，〈美國文化寓言：從大熔爐、沙拉碗到織錦〉，《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18日。
- 7.苦勞網 <http://www.cooloud.org.tw/>
- 8.地球圖輯隊 <http://world.yam.com/>
- 9.文茜小妹大 <http://www.cn-hengsheng.com/>
- 10.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http://www.afr.org.tw/>
- 11.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
- 12.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
- 13.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
- 12.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
- 13.ETtoday 東森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